



A21 ■ 責任編輯：王曉丹 ■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9月7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陳一新憶祖父開國上將陳士榘：

勤學日語擒首俘 廣陽伏擊繳敵械



開國上將
陳士榘

■晚年的陳士榘與孩子們在一起。

■離休後的陳士榘喜歡球運動，經常在家練習。



建中國首個導彈衛星發射基地

在中國西北的戈壁灘深處，有一座恢宏的航天城。這座航天城，先後發射了神舟系列載人航天飛船，把楊利偉、費俊龍、聶海勝等航天員送上了太空，唱響了中華民族自強自立的讚歌。陳一新自豪地告訴記者，中國第一個陸上導彈試驗靶場以及整個原子彈氫彈基地都是在陳士榘領導下一手建立的。「毛主席曾這樣評價說：『陳士榘做窩，張愛萍下蛋。』」

1958年4月，中央軍委建立了靶場「特種工程指揮部」，陳士榘任司令員兼政委。『祖父把工程兵司令員的工作交給了別人，自己帶着國內專家以及蘇聯幾位負

責核實驗基地建設的專家30多人，奔赴祖國的大西北去了。』陳一新說。

戈壁灘非常艱苦，夏季烈日高照酷熱難忍，冬季寒氣逼人直入骨髓。戰士們經常在漫天的風沙中施工作業，沒有住處，缺糧少菜，很多人口乾脣裂，流鼻血不止。陳一新說：『基地的物資供應奇缺，部隊生活很困難。為解決生活問題，祖父帶領戰士們挖野菜，打沙棗，製成代食品，組織狩獵隊打沙雞等野物。』

1960年，蘇聯政府中斷了合同，撤走專家，帶走了關鍵的技術資料和圖紙，剛剛起步的中國航天事業面臨着夭折的危險。

晚年再憶張靈甫 抗日功績應肯定



■相逢一笑泯恩仇。圖為台灣的將領們將簽名寫滿陳士榘上將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封。

中國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並邀請國軍老兵共同參閱，這被認為是國共乃至兩岸進一步實現大和解的重要機遇。在解放戰爭中，陳士榘曾參與指揮孟良崮戰役，是國軍名將張靈甫戰死的親歷者。陳一新告訴記者，

『祖父在晚年回憶起解放戰爭，曾說從軍人角度講『張靈甫很會打仗、是條漢子』，為中華民族抵禦外國侵略者貢獻過力量。』

陳一新此後曾專門拜訪過張靈甫遺孀王玉玲，他給記者提供了一張合影，『這是我專程去王玉玲女士的上海家中看望，並給她送了鮮花』。事實上，張

靈甫戰死後，王玉玲曾向蔣介石索要撫恤金未果，甚至求見蔣介石、宋美齡都未獲見面。相比之下，她在大陸卻得到高規格接待，被周總理、鄧穎超親自接見，並給予相應扶助。

『祖父在晚年對國軍將領有着新的認識』，陳一新說，陳士榘和國民黨將領李仙洲是萊蕪戰役的死敵，但是1985年，在這場戰爭歷經了近40年的情況下，兩人在濟南『相逢一笑泯恩仇』。李仙洲誇獎陳士榘打仗得好，戲稱自己是手下敗將，並說自己過去對人民有罪。

陳士榘則回答，『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何況你還是抗日將領』。



■鄧穎超熱情接見張靈甫遺孀王玉玲。

■陳士榘之孫陳一新看望張靈甫遺孀王玉玲女士。

談起戰死在孟良崮的國軍將領張靈甫，陳士榘曾充滿惋惜之情。『祖父說張靈甫是真正意義上的儒將，飽讀詩書、擅長書法。張靈甫在『八·一三』淞滬保衛戰時，身先士卒、作戰勇敢，甚至脫掉上身的軍服，抱着機槍帶領100多名敢死隊員迎頭痛擊日寇。祖父認為張靈甫如果能活下來，一定會和杜聿明等國軍將領一樣被新中國優待。』

陳一新還說，此次國共抗戰老兵攜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令人十分激動，『他們是齊力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友，祖父若看到這一幕，一定會非常激動』。

陳一新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充滿信心。中央當前懲治貪腐，令紅色後代感到『祖輩的血沒有白流！』他說，父輩留給他們的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將軍後代』的稱謂，更多的是艱苦奮鬥的精神，是追求人人平等、國富民強的理念。

陳一新進軍資本市場 老一輩傳統未敢丟

與聲名顯赫的將軍們不同，大多『將軍後代』都是經歷讀書、當兵、轉業的普通人。陳一新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近年來通過自己的努力進軍資本市場。誠如當年粟裕、陳士榘兩員大將並肩殺敵一樣，陳一新也在粟裕之子粟寒生的栽培領導下，任絲綢之路郵幣卡交易中心董事，粟寒生為董事長。

祖父的嚴格教育，對陳一新的成長至關重要。他告訴記者，陳士榘將軍平時對子孫的要求非常嚴格，子孫們並未因他的官職受到特殊照顧，反而被要求做最艱苦的



■陳一新進軍資本市場，現任絲綢之路郵幣卡交易中心董事。

『今日之戰有進無退，有我無敵，後顧者必殺之！』

— 時任第13軍第89師529團團長羅芳珪

工作。『每次見面都要敬軍禮，相對於家人而言他看起來更像是上級。』陳一新說，那個時代大多數將軍的子孫都有相似經歷。他認為，這是老一輩革命家的意志，『他們是戰爭的勝利者，但並不認為勝利的果實應由自己的子女享受』。

陳一新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充滿信心。中央當前懲治貪腐，令紅色後代感到『祖輩的血沒有白流！』他說，父輩留給

他們的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將軍後代』的稱謂，更多的是艱苦奮鬥的精神，是追求

人人平等、國富民強的理念。

『祖父下定決心，要抓活的。』陳一新說，陳士榘為此利用業餘時間學習日語，一定要抓獲日軍戰俘。平型關大捷後，115師343旅在日軍必經的廣陽至松塔地區設下伏擊圈，時任旅參謀長的陳士榘指揮殲滅伏擊圈內日軍。『爺爺指揮戰士們從兩側高



■上世紀80年代，陳士榘上將與子孫們在一起合影，前排右一是陳一新。

山不斷向狹長谷底的日軍投彈射擊，日軍轍重部隊的驃馬受驚後亂蹦亂跳，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陳一新說，八路軍指戰員們如猛虎下山，迅速衝向公路，將敵人切成數段。

大勢已去的日軍殘部隨後躲進廣陽鎮的小院中，當有戰士準備向其中投擲手榴彈時，陳士榘一拍大腿說：『扔什麼手榴彈！還不抓活的！』

『當時祖父在門外與他對話的時候，就一腳踹開大門，還沒等日本人反應過來，祖父就順手奪下了他手中的槍。接着，日本軍人想拔出腰間的刀，祖父立馬用手槍對着他說，『你現在

是我的俘虜，必須要解除武裝』。』

史料記載，這次

廣陽伏擊共殲滅日軍1,000餘人，還繳獲了700多匹驃馬和大批軍用物資。

陳士榘抓到俘虜的消息更添意外驚喜。

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跑來看稀罕，因為這是八路軍抓到的第一個日本俘虜。經審訊，

這名俘虜是日軍第20師團第79聯隊

轄重兵軍曹加藤幸夫。

